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演義卷三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牛穏文
謄録監生臣趙賓

詩演義卷三

明 梁寅 撰

鄘國風

柏舟

舊説衛世子共伯蚤死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作此以自誓焉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興也因柏舟在中河而託興以言已志彼髧然兩髦之下垂者實我之儀匹也兩髦者剪髮夾囟信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蓋指共伯也囟說文云匘蓋也內則云男角女羈嚴氏云夾囟曰角兩髦也午達曰羈三誓也之死矢靡它言雖至於死誓無他適也母也天只不諒人只傳曰母之於我覆育之恩如天廣大而何其不諒我之心乎不及父者疑獨母在

或非父意耳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慝

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特亦匹也我行其野云求爾新特注婦謂夫為特靡

慝不為邪也

牆有茨

舊說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兄頑烝於宣姜國人作是

詩以刺之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興也牆有蒺藜其子三角而刺人不可埽去之也宮中之事不可言言之則醜惡也中冓顔師古曰舍之交積材木蓋闈内隱奥處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去之也 言之長者語長難竟且不必言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束者束縛而去之也不可讀者醜惡不可誦言也

君子偕老

舊序曰刺衛夫人也公子頑烝於宣姜傳以為於此詩未有考鶉之奔奔亦然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委委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三章皆賦也君子偕老言婦之與其君子宜偕老而終身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爾不當再嫁也副笄六珈副之言覆也乃后夫人之首飾蓋編髮爲之所以覆其首若今之步揺是也笄所以卷髮曰笄者其端刻爲雞也六珈者既笄而又加飾錢氏曰今之步揺加飾以珠少者止於六多者至於三十六也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如山安重也如河弘廣也象服法度之服也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言夫人雖有是

服飾之盛而無善可稱亦如之何哉是不稱其服也
玼兮玼兮其之翟也鬒髮如雲不屑髢也玉之瑱也象
之揥也揚且之晳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玉色鮮潔也翟后服之名周官司服一曰褕狄一
曰闕狄注狄翟同褕翟畫之闕翟缺而不畫玼兮玼
兮其之翟也言如玉色之鮮潔者乃夫人之翟衣也
髢今之頭髮皮也鬒黑髮如雲不屑髢也言髮黑如雲則
不待於髢也玉之瑱也充耳謂之瑱以紞懸玉也象之

揥也疏云以象骨爲搔首又所以摘髪今之象骨鎞也揚且以下傳曰揚眉上廣也且語辭晳白也如天如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兮瑳兮其之展也蒙彼縐絺是紲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

瑳亦玉色之鮮也展者展衣也展禮通舊注展衣以丹縠爲之乃后妃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也蒙彼縐絺絺之蹙蹙者暑服也紲袢束縛之意

以展衣蒙縐絺而爲之紲袢以自斂飭也或曰蒙謂加絺綌於褻衣之上表而出之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顔也清者視清明揚者眉上廣言額角豐滿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展誠也媛美女也言誠如是人乃邦之美女猶云國色也　首章言不淑既譏其失行矣後二章惟極言其美而其惡不言可知此詩人忠厚之意也

桑中

衛俗淫亂世族在位相竊妻妾而期會迎送如是也

爰采唐矣沬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兮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三章皆賦也唐謂之蒙菜男子言采唐於沬鄉而思美女之爲孟姜者蓋以其期我要我而又送我其情之厚如此樂記曰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桑中即桑間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弋即姒姓夏之後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葑蔓菁也 闕

宮者 闕

鶉之奔奔

刺宣姜與公子頑非匹耦而相從也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為兄

興也鶉鶴鶉也陸佃云鶉無常居而有常匹奔奔無常居之意也鵲亦有常匹者彊彊行不越纖界也頑與宣姜非耦相從亦鶉鵲之不若故其言如此曰我以為兄者託為惠公之言也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為君

君者小君謂宣姜也

定之方中

衛為狄所滅文公徙居楚丘營立宮室國人悅之故
美之如是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栗椅
桐梓漆爰伐琴瑟
三章皆賦也定者營室星也夏正十月此星昏而正
中可營宮室楚宮者楚丘之宮也揆之以日揆度也
樹八尺之臬度日出入之景以定東西又參日中之
景以正南北也樹之榛栗椅桐梓漆凡宮室之成必

於旁植木以護居備用榛似栗二者皆可供籩實椅亦桐屬即梧桐也又名青桐子可食單曰桐者其種甚多可作琴瑟者白桐也以其子壓油者岡桐也梓者楸也又謂之檟陸佃云人呼梓為木王木莫良于梓也漆者其液黏而黑可飾器物爰伐琴瑟言椅桐梓漆皆中琴瑟之材也合而言之六木皆中用故宜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言其營造之始升於故城以望楚丘之地又望其旁之地曰堂闕正方面又測景於高丘以定基闕之卜而得吉乃知其終闕山名也商頌陟彼景山是也今按闕景當與影同若云影山不成文理以景闕良是蓋衛地乃商之故都曰景山與京者承上文言望景山與京邑以審方面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

靈雨既零言時雨既降也時雨而曰靈雨靈者善也猶曰膏雨甘雨也命彼倌人令主駕之人整其駕也星言夙駕出之早也說于桑田言舍止于桑田蓋勸農與蠶二事也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牝三千言非但此人持心誠實而淵深能勤於當務如此而其致馬之富亦至三千匹之多矣軍國之需以馬為先故

言騋牝之多騋者馬七尺以上也心之塞淵乃萬事之本但言馬而他事可知矣春秋傳言文公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其事無不立可見

蝃蝀

刺淫奔之詩

蝃蝀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比也傳曰蝃蝀虹也日與雨交倏然成質乃陰陽之氣不當交而交者蓋天地之淫氣也在東者暮虹也

虹隨日所映故朝西暮東詩詁曰蝃蝀陰氣所為也陽氣下而陰氣應則為雲而雨陰氣起而陽不應則為虹其能截雨者陽不應故無雨也莫之敢指者以比淫奔之惡不可道也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言女子嫁而遠親戚當自守婦道也

朝隮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隮升也虹朝見于西如自下而升也崇朝終朝也虹既見則雨終朝而止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賦也乃如之人也之此也言此淫奔之婦也懷昏姻者思念男女之欲也大無信者女子以不自失為信故記曰信婦德也不知命者命即天理言其悖理也

相鼠

刺人之無禮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

興也人之外無禮儀則内無實德而人心亡矣雖生

何為乎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止容止也亦各止其所之意如足容重手容恭皆是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體者身也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故言鼠必有體以興人必有禮遄死急死也

干旄

衛大夫往見在下之賢者國人見而美之也自綴

蝀至此舊序皆以為文公時詩傳以為或然也

孑孑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三章皆賦也孑孑干旄言大夫之旟干以旄牛尾注之其首孑孑然而特出也在浚之郊出而在浚之邑外也闕

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旟者州里所建鳥隼之旗也上設旌旄其下繫斿斿下屬縿而畫以鳥隼取其急疾之意也都者大邑組絲緄也疏云薄闊者爲組似繩者爲紃然攷經中凡

言組皆似纚者馬之駕車非四則六此言五馬亦見其多而已不必泥也

孑孑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干旌者析鳥羽於旗干之首也城即都也祝屬也一云織也漢書天子駕六馬此言良馬六之蓋夸辭也告之言告以善道也前二章言畀之予之他非所望也其所望者唯在於善道爾

載馳

宣姜之女為許穆公夫人閔衛之亡馳驅而歸將以

唁衛侯于漕邑許大夫追而告之以不可夫人竟不

得歸故賦此以言其意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於漕大夫跋涉我

心則憂

四章皆賦也載馳載驅行之疾也歸唁衛侯弔生曰

唁衛侯戴公也言至於漕時以狄人入衛戴公野處

漕邑也大夫跋涉跋草涉水而來也我心則憂知其言不可歸故憂之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大夫既至果不以我歸為善然我不能即反於衛則不能渡歸衛之水矣然視爾不謂我善而我之所思終不能遠而忘之也終不能閟絶而遂已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

穉且狂

既不得歸衛矣於是煩鬱憤懣無以消遣乃升偏高之丘以采其蝱蝱者藥中之貝母以療鬱結之疾者我雖女子所懷者當理故曰善懷亦各有行猶言亦各有志也許人見尤乃少不更事而狂妄耳許大夫愛人以德非穉也非狂也特以其見阻故謂穉狂耳

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歸途而行於野中見芃芃之麥自傷許國褊小欲告許于大國而無由控者待而告之也誰因者無可因之人以往告也誰極者無人能至於大邦也大夫君子者敬之之辭其阻已之行雖若可恨然其所執者義故敬之而不敢以為恨也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傳曰爾之所以處我者百方亦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也夫人之欲歸者情也其不可歸者義也不可歸而竟不敢歸以義而制情也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

歿則不得歸寧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衛國風

淇奥

衛人美武公之詩也

瞻彼淇奥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三章皆興也淇奥淇水之隈也猗然竹之美盛也有

匪君子匪斐通文章著見之貌君子武公也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傳曰治骨角者既切以刀斧復磋以鑢鍚治玉石者既琢以槌鑿復磨以沙石言德之脩飭有進而無巳也切磋琢磨德益修矣又言其充積而發見瑟兮僴兮赫兮咺兮皆發見於外者瑟矜莊貌僴威嚴貌赫顯盛也咺疑與烜通光輝也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言盛德之發見者接於人人自得之觀感而不忘之也大學以切磋琢磨爲學問自脩知行

之兼盡也以瑟僴赫咺爲恂慄威儀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也以終不可諼爲盛德至善之不能忘德澤之在人心者雖千載猶一日也

瞻彼淇奥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瑟兮僴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傳曰青青堅剛美盛之貌充耳者以纊懸瑱琇瑩者美石似玉蓋天子玉瑱諸侯則以美石爲之也會弁如星鄭氏曰會者弁之縫中言際會之處也如星者

以玉飾弁之縫如星之明也以竹之堅剛茂盛興其服飾之尊嚴葢有君子之德而文以君子之服斯之謂稱其服者也

瞻彼淇奥綠竹如簀有斐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寛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說文簀牀棧也竹密比如簀言其盛也如金如錫煉之精也如圭如璧琢之成也以竹之至盛興其德之成就者如此寛兮綽兮寛宏也廣大之意綽緩也從

容之意廣大從容見其德之自然而非勉强者矣猗重較兮言其在車之時其有容可知也猗與輢通車上兩旁植木也較者木横輢上謂之重較者詩詁云軾者車前横木在輿之上高三尺三寸較在軾上又高二尺二寸較軾通高五尺五寸人立車上則憑較有所敬則俯而憑軾較在軾上若兩較然故云重較也善戲謔兮不爲虐兮謂盛德之君子言無非禮雖戲謔之言亦不爲暴虐蓋言之當理則不爲暴虐侮

慢之言則為暴矣夫徳既𡻕矣其善戲謔者亦君子之言也非常人之戲謔者也

考槃

美賢者隱處之詩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寛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三章皆賦也槃與盤通考槃者以為成其盤桓隱處之室固可也以為考擊盤器以節歌如鼔盆拊缶亦可也在澗者其居在山澗之旁也如前說則與在澗

為合而以槃為室義頗牽強如後説則考擊槃器義頗分明而下云在澗文不相蒙傳所以兩存其説也碩人之寬言碩大之人心廣體胖能陶陶而樂不戚戚而悲也獨寐寤言永矢弗諼蓋謂人不我知獨處一室倦而寐寐而寤寤而言自誓不忘於此樂其遯世無悶者蓋如此

考槃在阿碩人之邁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在阿者所居在岡阜曲處也邁亦寬大之意弗過者

言安常守分知止知足不慕乎其外而有過於此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在陸者居在高平之地也軸持輪者也輪圓轉而軸不動故以為盤桓不行之喻弗告者不以此樂告人也蓋吾心之樂乃自有其樂而難以告人非有所秘也非不欲人之知也

碩人

按春秋傳莊姜美而無子衛人為之賦碩人或曰宮

中之人賦之也
碩人其頎衣錦褧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宫之妹邢
侯之姨譚公維私
四章皆賦也碩人其頎言莊姜頎然而長也衣錦褧
衣錦衣有文采而加以褧衣之質素也東宫謂齊太
子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邢侯譚公皆莊姜
姊妹之夫互言之也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

笑倩兮美目盼兮

手如柔荑手之柔滑而白如茅之始生者也膚如凝脂禮疏云膚者革外薄皮也革者膚内厚皮也其膚如脂之凝亦言其白也領如蝤蠐木蟲之白而長者其頸似之也齒如瓠犀瓠中之子嫩則白故齒之潔白整齊似之也螓首蛾眉螓如蟬而小其額廣而方正如之蠶蛾之眉細而長曲美人之眉亦如之巧笑倩兮倩好口輔也美目盼兮目之黑白分明也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鑣鑣翟茀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亦言其長也說于農郊言自齊來嫁于衛舍止近郊也四牡有驕駕車者皆壯健之馬也朱幩鑣鑣幩者馬銜外鐵以朱纏之而鑣鑣然盛美也翟茀以朝翟者以雉羽飾車也茀者車前後之蔽也大夫夙退無使君勞言朝見者宜早退無使君勞于政不得與夫人相親也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罛濊濊鱣鮪發發葭菼揭揭庶
姜孽孽庶士有朅
自齊至衛皆望河水以行而見其洋洋之勢聞其活
活之聲施罛濊濊捕魚於河也鱣鮪發發巨魚之多
也葭菼揭揭生物之盛也庶姜孽孽媵妾之美且衆
也庶士有朅媵臣之多而壯也以大國之女配大國
之君而述其來之所見亦如韓奕言川澤麌鹿也
氓

淫婦為人所棄而自敘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涉淇至

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為期

賦也首二句言氓之蚩蚩然無知而抱布以來易絲

也氓者民也乃鄙賤之稱以其棄已故鄙其人也爾

雅葛紵麻曰布匪來貿絲來即我謀言其來非將為

貿絲也乃來就我以謀昏姻爾送子涉淇至于頓丘

送之遠也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心雖悅之而不遂往

有要難之意故言其無媒也將子無怒秋以為期言請子無怒待秋而成昏也

乘彼垝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以我賄遷

垝垣毁牆也復關男子所居地名也後兩言復關則指其人言之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令其人卜之筮之而所謂體者乃卜筮之辭皆無凶咎之言也以爾車來以我賄遷蓋一心歸之故令其以車來而載我之

財賄以往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于嗟女兮無與士耽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比而興也上二句言己之容貌未衰如桑葉之尚潤澤也于嗟鳩兮無食桑葚甚桑之實也俗云鳩食葚多則致醉以興下句女無與士耽也蓋曰男戀於女猶可解說女戀於男不可解說矣此甚言女之失行人所共惡爾其實則非禮苟合男女同罪不可謂士

之耽戀爲無害也

桑之落矣其黄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漸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首二句言桑既黄則落以比己之容貌不免於衰也自我徂爾三歲食貧言自我來爾家其初三歲甚貧苦蓋爲夫婦非止於三歲但三歲辛勤以爲生計其後則不貧矣淇水湯湯漸車帷裳漸漬也帷裳車之飾一曰童容即襜帷也言見棄而歸乗車渡淇水而

濕其襜帷也末四句怨辭爽差失也罔極其心之不常也言今之仳離非已之過乃士之二三其心也

三歳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其笑矣静言思之躬自悼矣

賦也言初來三歳爲爾家之婦不遑安於室而勞苦早起夜眠無一朝之暇至于生計已遂乃以暴怒加我至見棄而歸兄弟但以我之始誤不知彼之無道故不見恤唯咥然而笑静思其故非敢怨於兄弟唯

自傷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及所欲也公羊傳我所欲曰及言其初欲與之偕老今至於老乃見棄而使我怨乎淇則有岸隰則有畔言川澤高下其判甚明以興下句之約信明也總角之宴言笑晏晏言自少而總角之時與爾和樂也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旦旦明也反

復也踐言也始相好時信誓甚明今乃不思踐言也不思其反亦已焉哉既不踐言而棄絶則亦已矣無可奈何之辭也嘗謂國風淫亂之詩固多男女之自道而亦當時才子為之耳然其詩非能刺之也乃以邪淫之心為邪淫之語如今之傳奇述其離合悲歡如親問答豈亦譏刺乎乃所以道人邪淫者也其道人邪淫如桑中之類是也以正義而刺之如鶉有奔之類是也今氓之詩備見棄絶之情其意深其辭婉如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信誓旦旦不思其反此豈婦人所能道者耶朱子謂淫奔之詩多為男女自道之辭而非譏刺固足以破舊說之謬矣而謂才子所作乃導人以邪淫則未及言也故於此發之

竹竿

衛女嫁於諸侯思歸寧而不得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四章皆賦也籊籊竹之長而其尾殺也思以長竿釣淇水葢憶未嫁之時在家之樂而義不得歸故切於懷然亦已焉而莫之致矣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思懷故地泉源則在左淇水則在右記之雖不忘而

無復重即其地蓋以女子既有行則遠其兄弟父母乃禮之當然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

巧笑則瑳然而見齒佩玉則儺然而有度追憶在衛而出遊之時其女伴相與如是也

淇水滺滺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言安得具舟楫而遊於淇水以忘我憂乎或謂追憶昔時出遊淇上如第三章之意亦通

芄蘭

傳曰此詩不知所謂輔氏以爲譏刺在位之人也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以芄蘭之枝興童子之佩觿芄蘭一名蘿摩草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觿以象骨爲之如錐可以解結乃成人之佩而童子佩之譏之也雖則佩觿能不我知言其雖佩成人之佩而其才能不足以見知于我也

末二句言其雍容而自遂又悸然而下垂言其雖有貴者之飾而實無所能也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以芄蘭之葉興童子之佩韘韘以象骨為之射則著右手大指以鉤弦開體謂之決又謂之沓能射則佩之以童子而佩亦譏之也能不我甲言其才能不足以長於我也

河廣

宣姜之女為宋桓公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即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賦此詩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跂予望之

賦也衛在河北宋在河南故言誰謂河廣乎但一舟如葦葉之小可以渡之矣誰謂宋遠乎但一跂足而望可以見之矣地非遠也往非難也心有所思而義不可越是以形之於言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刀即舠也舟之小者崇朝終朝也

伯兮

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也

伯兮朅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為王前驅

賦也婦人以字稱其夫而謂其武勇為邦國之桀乃執丈二之殳為天子之前驅焉以賢者而執賤役不以為恥而婦亦不羞其卑於以見夫婦之俱

賢也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爲容

自伯東行髮如飛蓬之亂非無膏以澤髮也非不能沐髮以去垢也第以夫不在家無心以爲容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比也望天之將雨而杲杲然日出望夫之即歸而竟未得歸故願言思伯雖至於首疾亦所甘心也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

賦也諼與萱同謂之忘憂草婦人憂夫之不歸故言安得忘憂之草樹之北堂可以忘憂乎心痗思之切而至於心病也

有狐

國亂民散喪其妃耦有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比也有狐綏綏然而求匹言鰥夫似之也憂其無裳欲嫁之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岸之危處也又以衣涉水由帶以上曰厲無帶者渡深淺必以帶束衣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上衣下裳皆服也

木瓜

此詩蓋感人之恩欲厚報之者也傳曰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辭舊注以為齊桓公恤衛之患故作詩以美

之或然而未有據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為好也

三章皆比也木瓜木桃木李物之賤而輕者瓊琚瓊瑤瓊玖物之貴而重者投我者輕而報之重非徒曰報其恩施而已也乃欲以結永久之好爾瓊者美玉琚佩玉之名以其居兩旁之中故曰琚瑤亦玉之美

者玖者石之次玉而黑色也

詩演義卷三

詩演義卷四

明 梁寅 撰

王國風

周平王徙居東都王城而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故其詩不為雅而為風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而曰王

黍離

周既東遷大夫行役過故宗廟宫室盡為禾黍閔周

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故賦之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揺揺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三章皆賦而興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黍之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或曰即粟也嚴氏曰黍有二種黏者為秫可以釀酒不黏者為黍如稻之有秔穤也考之經傳或黏或不黏或高而實黑或低而實黄皆謂之黍稷一名穄其苗穗亦似蘆為五穀之長月

今章句云稷秋種夏熟歷四時備陰陽穀之貴者行邁靡靡中心揺揺因黍稷起興言其行之遲遲心無所定也知我者謂我心憂其知我者忠臣之心也故以我為憂國而傷感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不知我者薄情之人也故謂徬徨不去將何所求乎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怨之之深也韓子曰不知造物者意竟何如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此言悠悠蒼天者其意亦然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黍之抽秘也稷穗下垂故以興心之如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實者黍之實既堅好也噎者憂之深而不能喘息如人之食不下嚥也初見稷之苗再見稷之穗終見稷之實大夫行役往來非一歷時月之久也初至則心

不定再至則心如醉後至則心如噎感之益深而悲之益甚也

君子于役

大夫久役于外其室家思而賦之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日之夕矣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賦也首二句言夫之行役不知歸期曷至哉雞棲于塒言當何時而至哉雞之棲于塒亦有其時也況于

行役而可無歸期乎日之夕矣羊牛下來言非但雞之棲也當日之夕羊牛亦知歸矣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言行之久當歸不歸安得而不思之乎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雞棲于桀日之夕矣羊牛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飢渴

不日不月言不可計以日月也曷其有佸何時能會也桀者釘木以為雞棲也羊牛下括言牛羊歸至于棧也苟無飢渴願夫在外不至飢渴也

君子陽陽

舊序曰君子遭亂相招為禄仕全身逺害而已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賦也陽陽與洋洋同得志之貌執簧執笙竽也由房自房而出也其樂只且以伶官之賤事為樂亦猶簡兮以伶官為榮乃玩世不恭之意也只且語辭

君子陶陶左執翿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陶陶和樂也執翿舞者執羽旄之屬由敖就舞位也

揚之水

平王以申國近楚數被侵伐遣圻內之民戍之故戍者怨思而作此詩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三章皆興也揚水之弱不流束薪以興家之人不能與我同戍申懷哉懷哉思之甚切也曷月還歸言歸期未卜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甫者吕侯之國申甫相近必昏姻之國故并戍之也

揚之水不流東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許亦與申相近故併戍之以平王之母申女也故遣兵戍申然幽王為申侯所殺而不能復讎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惡得為子哉矧諸侯有難方伯之責圻内

之民專衛王室而使之遠戍亦非也其詩所以列于變風也

中谷有蓷

凶饑之年室家相棄婦人述其悲嘆之意也

中谷有蓷暵其乾矣有女仳離嘅其歎矣嘅其歎矣遇人之艱難矣

三章皆興也蓷益毋草也暵日氣能乾物也中谷固幽陰之處而草因日暴至于乾死百穀之不收可見

矣仳離別離也因飢饉而夫婦不相保至于分離則
嘅然歎息重言嘅歎者歎息復歎息悲之甚也艱難
者家之窘窮無所假貸是以至于仳離也
中谷有蓷暵其脩矣有女仳離條其歗矣條其歗矣遇
人之不淑矣
脩者脯也草之乾死如脯也歗蹙口出聲也條然以
歗其聲之長也不淑者古人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矣啜其泣矣何

嗟及矣

暵其濕矣言草生濕地亦因旱熯而死或曰草死而腐亦濕也啜然而泣悲哀之甚也何嗟及矣蓋其心必有所悔者至此則亦無如之何也

兎爰

周室衰微諸侯背畔君子不樂其生而作是詩也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尚寐無吪

比也爰爰者緩也兎性陰狡以比小人雉性耿介以比君子壞朝廷者小人也而禍患之來小人以巧計幸免如兎之脫于禍患而寛緩自得君子無辜而以忠直受禍如雉之陷身于網羅也我生之初尚無為言我生之時猶及見承平無事之日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罹者憂也言衰亂之時百憂交集也尚寐無吪吪者動也言庶幾寐而不動以俟死而已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

百憂尚寐無覺

罦即翻車網可以掩兎尚寐無覺言長眠而無覺亦

願死之辭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

百凶尚寐無聰

罿亦網也無庸言此時無用憂禍難也無聰無所聞

也喪敗之事所不忍聞雖生而猶死也

葛藟

世衰民散有去其鄉里家族而流離失所者作此詩以自嘆其窮也若一涉尤人語便傷忠厚謂流離之時不能保聚而依托於人亦非必真以彼為父母兄弟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興也緜緜葛藟而在河之漘其滋蔓固得所也而我乃離鄉里違宗族而謂他人為父何耶雖謂他人為父人亦莫我顧盼是可歎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亦莫我有見如不見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河之漘爾雅曰夷上洒下曰漘郭璞云涯也上平坦而下水深也亦莫我聞雖與之言聞如不聞也

采葛

淫奔之詩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賦也葛可為布蕭可爇以降神艾乾之可以灸其采者淫奔而託此以行也一日不見其始如三月其中如三秋其後如三歲思之愈切而願見之速也

大車

周室既衰大夫猶有能以刑政治其私邑故淫奔者

畏而賦之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菼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三章皆興也大車亦乘車以其為大夫所乘故曰大車爾檻檻車聲也毳衣毳冕之服也如菼者衣繪而裳繡五色皆備其青者如葭菼之色也豈不爾思爾指所與私者而言畏子不敢子者君爵尊其大夫故以子稱之畏大夫而不敢奔雖不能如二南之化俗而其政令之行亦可謂嚴而有禮矣

大車啍啍毳衣如璊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啍啍重遲之貌璊者玉之赤色五色備則有王氏曰

如菼者衣之色如璊者裳之色奔謂妄從人也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生不得同居死當與同葬此見其思之切而會之難

然不敢犯刑禁亦不敢怨大夫又以見羞惡之心有

不可泯者如皦日信誓之明也

丘中有麻

婦人望所與私之人而作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三章皆賦也丘中有麻以麻之盛長而可以蔽人也

子嗟者男子之字疑其留于麻中也將其來施施願

其施施然而來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亦男子之字來食就我而食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之子此人也佩玖冀其以是為贈也

鄭國風

鄭者宣王弟友所封之國本在西都畿内咸林之地平王東遷武公佐王得虢檜之地乃徙居之施舊號于新邑焉

緇衣

鄭桓公友暨子武公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周人愛之故美之者如是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三章皆賦也緇衣者卿大夫居私朝之服宜者稱也賢而有德稱其服也館者所居之私第也粲米之精鑿者為王之司徒自有常禄惟其愛之至故欲為之製衣又欲饋之糧食以表其好賢之情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

授子之粲兮

程子曰蓆有安舒之義按此詩言致敬於賢者唯衣與食春秋傳曰衣食所安不敢專也必以分人矧大臣之賢邦賴以治民依以安衣食之奉必精美而豐厚也宜哉故記曰好賢如緇衣又曰于緇衣見好賢之至以為敬賢之道固當如是也

將仲子兮

莆田鄭氏曰此淫奔者之辭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三章皆賦也將仲子將者請也仲子男子之字也無踰我里言莫過我之里也里者二十五家所居也無折我樹杞莫折我所樹之杞也杞杞如栁可為車轂又可欎屈為桮棬其曰折杞者恐男女相期為先至者折枝以為信如後世綰結菖蒲之意也豈敢愛之言非敢愛惜杞樹也畏我父母言不正而從人父母

所惡故畏之也仲可懷情欲之感也父母可畏羞惡之心也淫女而能若是猶賢於縱欲而忘反者與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牆者古者樹牆下以桑園者圃之籓也夫牆既遠於園而里又遠於牆人之言猶不足恤諸兄之言

則甚于外人父母之言又甚于諸兄其侵陵者愈迫近則畏懼之心愈加謹是女者比之野有死麕之意亦近之毋乃悼其前行之失而知自悔者耶夫子編詩與溱洧諸詩異類葢亦嘉其志也

叔于田

鄭莊公弟共叔段不義而得衆國人愛而美之也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三章皆賦也言叔段徃田獵則里巷之中若無人焉

非真無人也不如叔之信美且仁也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冬獵曰狩言圍守而取之也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巷無服馬言無有乘馬者武言其勇也夫逐禽走馬宴飲固貴公子之常事叔段因此以聚結徒衆欲傾其凡故其黨褒稱之者如是

大叔于田

蘇氏曰二詩皆曰叔于田故後篇加大以別之

叔于田乘乘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火烈具舉襢裼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戒其傷女

三章皆賦也執轡如組言其御馬便習執轡在手如組之柔也兩驂如舞言驂馬諧和中節如舞之有容儀也叔在藪火烈且舉山谷之間有草木而無水謂之藪乃禽獸之所聚也火烈者火之熾盛蓋焚林而田也襢裼暴虎言叔自裸襢而徒手搏虎也末句又

言請叔無狃恃其勇而輕進恐為虎所傷也

叔于田乘乘黄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藪火烈具揚

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乘黄者四馬皆黄也兩服者當衡下夾輈兩馬曰服

襄者駕也兩服稍向前故曰上襄兩驂稍次於服後

故曰鴈行兩抑字發語辭四忌字助語辭騁馬曰磬

止馬曰控舍拔曰縱從禽曰送總言叔之善射善御

也

叔于田乘乘鴇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忌抑鬯弓忌

鴇馬之驪白雜毛者今之烏驄也齊首者兩服頭相並如手者兩驂在傍如人之兩手也具阜火之盛也馬慢令馬慢行也發罕箭下輕發也掤者矢之箙蓋釋掤謂啟箙蓋以出矢也鬯與韔同弓之囊也射畢則納弓于囊也三章皆美叔段田獵騎射之精也或疑非必為叔段安知其不為他公子乎

清人

鄭文公惡高克使將清邑之兵禦敵于河上久而不名師散而歸克奔陳鄭人為之賦此詩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乎翱翔

三章皆賦也清人在彭言清邑之人為軍士者從高克在河上之彭邑也駟介旁旁四馬被甲而旁旁然馳驅也二矛重英酋矛長二丈夷矛長二丈四尺並建于車上其朱羽為飾者重累而見也河上乎翱翔

游戲而無所為也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消亦河上地名麃麃武貌喬者矛上勾以縣英英盡唯

幻存也逍遙亦翱翔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亦地名陶陶樂而自適也左旋右抽言在車左者

旋車在車右者抽刄中軍作好言軍中惟游戲為樂

而已　胡氏曰克有不臣之罪誅之可也愛惜其才

以禮馭之亦可也烏可假以兵權委之境上坐觀其離散而莫卹乎春秋書曰鄭棄其師罪之深矣

羔裘

美其大夫之詩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三章皆賦也羔裘者大夫之服如濡潤澤也洵直且侯言服此羔裘者情直而美也彼其之子言彼人也舍命不渝言其止于命分不變其心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豹飾以豹皮為飾也孔武有力甚武而勇也邦之司直乃主張直道之臣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者服此裘而安然處也粲者裘上之飾爛然而鮮明但三英之制未有考耳

遵大路

淫婦留其所與私者之辭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袪兮無我惡兮不寁故也

賦也男子遵大路而去婦人留之曰擥其袪不實說也言與我故舊不可速去寁者速辭夫之意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䰰兮不寁好也

無我䰰無以我為醜也好情好也

女曰雞鳴

賢夫婦相警戒之詩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將翺將翔弋

鳧與鴈

女曰雞鳴婦之警其夫也士曰昧旦夫若以不止於雞鳴矣子興視夜婦又語其夫起而視夜之何如明星有爛夫出視之言啟明之星爛然天果將明矣將翱將翔夫遂翱翔而往也弋鳧與鴈弋取鳧鴈而歸也以生絲繫矢而射謂之弋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弋言加之則射而中矣與子宜之言當烹之而調和得宜也宜言飲酒則以之飲宴琴瑟在御莫不靜好言皷琴瑟以為樂也射者男子之所有事而士無故不去琴瑟此言弋鳧鴈又言琴瑟盖皆丈夫之事也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婦愛其夫不徒飲酒相樂又欲其親賢友善故知子能致賢者之來又能順之好之則以雜佩報答而敦

其好焉君子無故玉不去身故問遺必以佩玉也

有女同車

男悅女之詩也

有女同車顔如舜華將翺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賦也舜華女之顔色似之也翺翔言其出遊而從容自得也女有佩玉又言姓字見其為貴富之女也洵美且都信美而又閑雅也

有女同行顔如舜英將翺將翔佩玉將將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舜英舜華之英也將將佩玉聲

山有扶蘇

淫女戲其所私者之辭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興也扶蘇小木子都美士也狂者狂子也且語辭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橋喬同游龍水紅草也又名馬蓼生水澤中葉大而赤白色高丈餘子充亦美士狡童狡獪之小兒也

蘀兮

淫女之辭也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

興也蘀者木之槁葉也叔伯男子之字也蘀兮蘀兮則風其吹女矣叔兮伯兮女若能倡之以求于我則當和之以應于女矣

𢯱兮𢯱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

要者成也成其歡好也

狡童

淫女見絶而戲其人之辭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飡兮

賦也彼狡童之不與我言是棄絶我也然豈以爾棄絶我而不能飡乎言悦已者衆爾之不至亦不憂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不與我食不與我同飲食也不能息不能安寢也

褰裳

淫奔之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

且

賦也言子惠然而思我則我當褰裳而涉溱以從于子若不思我豈無他人之可從而必於子思念無

常真狂童也哉且者語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溱洧皆鄭水然二水一出桂陽一出潁陽東南其相去稍遠以此觀之知溱奔之詩多時人所作若以爲其人之自作則豈有既涉溱而又涉洧者乎

丰

淫奔之詩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四章皆賦也淫亂之俗昏姻不以禮女自擇男子而嫁之曰子之丰者言男之丰滿也俟乎巷男子先求之也悔不送先疑之而後悅之故悔其不送之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子之昌者男子之盛壯也俟乎堂者男先求之至女之堂也將亦送也此二章皆言來昏之始女愆期也

衣錦褧衣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錦衣錦裳服之美于中者褧衣褧裳服之襲于外者

女自言衣服美而且備其嫁易矣叔兮伯兮字呼其男子愛之故敬之也駕予與行言以其車來與之偕行益令其親迎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與歸者與之偕歸後二章又言親迎禮成也

東門之墠

男慕女之辭也

東門之墠茹藘在坂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賦也東門之墠言城之東門有墠除其地而平坦者也茹藘茜草可染絳者坂陂也又澤之障曰坂門之傍有墠墠之外有坂坂之上有草識女之所居也室邇人遠歎見之難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門之傍有栗樹栗樹之下有成行列之家室亦識女之所居也子不我即言思慕之切恨其不來就我也

風雨

淫奔之女見所期之人而心悅也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賦也淒淒寒凉之氣喈喈雞鳴之聲風且雨淒淒然也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也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者夷平也當此風雨晦冥之時而見所期之人我心云何不平耶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瀟瀟風雨聲膠膠猶喈喈也瘳病也言未見君子積

思至病至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晦昏也已止也胡不喜者至此而悅徵于色也

子衿

亦淫奔之詩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三章皆賦也青青純緣色也禮父母在衣純以青衿領也悠悠思之長也言子衣青青之衿我之思悠悠

矣嗣續也音問也言我縱不往女曾不傳聲問我蓋

青其忘已耳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佩玉佩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不來者言不一來也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輕𤡪皃達放恣也一日三月者言思之甚也

揚之水

淫者相謂也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迋女

興也兄弟婚姻之稱予女男女自相謂也迋誑也誠以無信人言謂他人實欺誑女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人實不信以他人之言皆無實之言也

出其東門

人見淫奔之女而言其安分自樂無外慕之意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衣綦巾聊樂我員

賦也有女如雲蓋淫蕩之女結伴遊戲美而且多也匪我思存言已之存想不在于是也縞衣綦巾聊樂我員縞衣者衣之黑白色綦巾者艾色之巾乃女服之貧陋者員與云同語辭也梁鴻見其妻孟光服作事之服喜曰真梁鴻妻也此人者不以美色為悅而

以陋妻為悅亦可謂有志操者矣

出其闉闍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闉者曲城又曰城內重門也闍者城上之臺即今之當門臺也荼茅華輕白可愛茹藘可染絳故以名衣服之色聊可與娛言夫婦相娛樂也

野有蔓草

男女相遇于草野之詩也

野有蔓草零露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賦而興也清揚婉兮眉目之間婉然而美也邂逅相遇不期而會也適我願兮遂所願欲也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與子偕臧言各得所欲也曰子者為女悅男之辭

溱洧

此詩亦叙淫奔者之辭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二章皆賦而興也溱與洧方渙渙兮言水當春水解而散流也士與女方秉蕑兮蕑即蘭也生澤畔似澤蘭員莖白華紫萼八月華又名香水蘭澤蘭則方莖蘭之澤可作膏塗髮鄭俗以上巳采蘭水上以祓除

不祥故士女皆秉持之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語辭蓋女邀士以往士樂從也洵訏且樂言洧水之外信寬大而可樂也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言士女錯雜相與謔浪且以勺藥為贈而結厚恩情也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將當作相）

瀏其清矣言二水深而且清也殷其盈矣言士女之

集水濱者衆而感也　傳曰鄭衛之樂皆為淫聲然衛詩二十有九而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翅七之五衛猶為男悅女之辭而鄭皆女惑男之語衛人猶多刺譏懲創之意而鄭人幾于蕩然無復羞愧悔悟之萌是則鄭聲之淫有甚于衛也

詩演義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詩演義卷五至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録監生臣高境

詩演義卷五

明　梁寅　撰

齊國風

周武王封太公望於齊通工商之業便魚鹽之利故為大國漢志曰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廼勸以女工通魚鹽而人物輻湊管仲又設輕重之權以富國故齊人織作冰紈綺綉純麗之物號

為冠帶衣履天下至田齊時臨淄海岱之間為一都會其中具五民百工皆備焉

雞鳴

舊序曰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傳曰此序得之但云哀公未有所考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三章皆賦也傳曰古之賢妃御于君所將旦必告君

曰雞既鳴矣會朝之臣既已盈矣欲令君早起而視朝也然實非雞鳴也乃蒼蠅之聲耳其必存警畏不留於逸欲如此此所以為相成之道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此再告也謂東方既明朝既昌盛所當即起然非天明乃月明耳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此三告也蟲飛而薨薨然有聲天未明也豈不欲與

子同夢而安寢哉然羣臣朝者俟俟之久將散而歸
君起視朝寧早毋晏毋以子之故并以子為憎也

還

獵者相遇而稱譽之辭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峱之閒兮並驅從兩肩兮揖我謂我
儇兮

三章皆賦也子之還兮褒美田獵所遇之人言其便
捷也峱齊地山名肩與豜同三歲豕揖我謂我儇兮

儇亦便利也曰還者美所遇之人曰儇者所遇之人美自已其交相稱譽舊序所謂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益俗之不美皆上之所化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峱之道兮並驅從兩壯兮揖我謂我好兮

茂者年壯力强如木之茂也兩壯者兩獸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峱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昌者氣力之盛也狼似犬鋭頭白頰高前廣後誠者

言其善搏獸耳非有善道也

著

刺不親迎也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三章皆賦也女之嫁者言壻俟我於著著者門屏之

間也充耳者以纊縣瑱所謂紞也尚之以瓊華言加

之以似玉之石即瑱也乎而語辭呂氏曰昏禮壻親

迎既奠鴈御輪乃先歸俟于門外婦至則揖以入時
齊俗不親迎女至壻門始見其俟已也
俟我于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瓊瑩亦似玉之石呂氏曰
此昏禮所謂壻道婦入及寢門揖入之時也
俟我于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充耳以素以青以黃皆美石之色呂氏曰此昏禮所
謂升自兩階之時也

東方之日

淫奔之詩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興也彼姝者子言女之美也履我即兮隨我而相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闥即門也履我發兮言其行去也言淫奔之女日出則躡我之跡而來月出則躡我之跡而去

東方未明

刺其君興居無節號令不時也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賦也以君之嚴急故東方未明而起太早乃顛倒其衣裳其如是者以君來召不可不早去也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晞者明之始升也又日月之光氣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比也栁者柔脆之木折而樊之以樊其蔬圃非難越者也而狂夫猶瞿瞿然不敢越之以比晨夜之限甚明君乃不能知不失之早則失之莫何耶

南山

齊襄公通於文姜是詩所以刺之也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懐止

比也南山崔崔然而高比襄公之居君位也雄狐綏

綏然而求匹比其有淫泆之心也齊子者文姜既由

魯道以嫁矣又何必懐思之乎

葛屨五兩冠緌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曰庸止曷

又從止

冠緌者冠必有纓纓必有緌蓋結纓頷下以固冠其

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緌葛屨必兩冠緌必雙以

比夫婦有定偶不可亂也文姜既用魯道以嫁襄公

又何從而通之乎

藝麻如之何横從其畆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興也種麻者將如何哉必先從横耕治其田畆可也取妻者將如何哉必先稟之于父母可也魯桓以父母之命取妻矣又曷為使文姜得窮極其欲哉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析薪者破析其薪也既曰歸止既曰庸止既曰告止

既曰得止言其始之幸得其正也曷又懷止曷又從止曷又鞠止曷又極止惜其終之肆行縱欲莫之正也傳曰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文姜益懷之從之齊襄之罪也窮極其欲者文姜之惡也

甫田

此詩戒時人厭小而務大忽近而圖遠徒勞無功也

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

三章皆賦也言無佃大田也佃大田而力不給則其

草驕驕然而張王矣無思遠人言思遠人而人不至

則心忉忉然而徒勞矣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桀桀猶驕驕怛怛猶忉忉

婉兮孌兮總角丱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言觀於少小之子婉孌可愛長髪之時兩髻如角及

其既冠突然而弁是則小之可大近之可遠但在于

循序而進不急近功爾

盧令

此與還之詩大意略同所以美田獵之人也

盧令令其人美且仁　盧重環其人美且鬈　盧重鋂其人美且偲

賦也盧田犬也如曰韓盧是也令令犬頷下環聲也重環者環之中又貫一環所謂子母環也重鋂者環之中又貫二環也說文鬈髮好也偲強力也獵人而謂之美其人非真仁人也亦猶邪人而自以為正人

小人而自以為君子爾

敝笱

刺文姜也莊公之時文姜屢往會齊襄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鰥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三章皆比也敝笱不能制大魚故魴鰥及鱮皆唯唯自縱莊公不能防閑其母故姜氏車馬僕從哆然遠

行屢會齊襄而無所愧恥也　按孔叢子云衛人釣于河得鰥魚其大盈車故詩注云鰥大魚也

載驅

刺文姜也

載驅薄薄簟茀朱鞹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四章皆賦也薄薄疾驅之聲也簟者竹席茀者婦車之蔽朱者以漆和朱而飾車也鞹皮去毛者發夕離所宿之處也

四驪濟濟垂轡濔濔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四驪者四馬同黑色也濟濟衆且美也濔濔轡垂而柔也豈弟樂易也言姜氏車馬之美人徒之多而從容自得其心懽愉無恥甚矣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翔

汶水則湯湯然而盛行人則彭彭然而多齊子之行則翺翔自縱翺翔者猶曰招摇市過之見之者以為恥而已則不知恥也

汶水滔滔行人儦儦魯道有蕩齊子遊翱

遊遨猶翱翔也按凡譏刺之詩若此篇者最為分明

姜氏之惡彰彰詩人深刺之春秋屢書之姜氏既無

恥而莊公以國君之尊不能防閑其母何哉觀敝笱

載驅二詩不待猗嗟之刺而莊公之責不得以辭矣

猗嗟

舊序曰刺魯莊公也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

其母失子之道故齊人刺之

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三章皆賦也猗嗟昌兮嘆美其盛也頎而長兮貌頎然而長也抑若揚兮或抑而俯或揚而仰皆有威儀也美目揚兮於目之動而見其美也巧趨蹌兮進退中規矩也射則臧兮射之精也傳曰極道其威儀技藝之美而云刺不能防閑其母者若曰惜乎其獨少此耳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

我甥兮

名者有美譽也清者目清明也儀既成兮言行禮至于卒事皆不失儀也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射無不中也侯者張布而射之也正者射之的也或曰正本作䲹射之正象鳥之捷黠者禮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鵠亦小鳥也展我甥兮言誠為齊之甥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孌者狀貌之美也清者目之明揚者眉之美婉亦好貌舞則選兮選者數也言舞之善而為人所稱數也射則貫兮中而又能貫革也四矢反兮中皆復得其故處也　或問子可以制母乎趙匡曰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馭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哀敬之不至威命之不行耳

魏國風

傳曰魏國本舜禹故都其地陿隘而民貧俗儉葢有聖賢之遺風焉周初以封同姓後為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𤣥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邶鄘之于衛也今按公路公行公族皆晉官蘇氏說然矣而詩中不言晉事者如葛屨汾沮洳或以譏刺其地之大夫非刺晉君也若以為魏故國之詩則國風多春秋時詩不應西周之詩獨存魏風也

葛屨

刺褊而儉也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襋之好人服之

興也糾糾猶寒涼之葛屨而可以履霜以興使始嫁之女縫裳也古禮取婦三月始廟見既廟見然後執婦功此稱女者蓋嫁而未廟見者也摻摻女手言纖纖之女手也要之使縫裳腰也襋之使縫衣領也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揥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賦也好人謂主婦也提提安舒也宛然左辟凡辭讓必辟而居左言有威儀也象揥以象骨為擿髮之篦言此見其為貴家也以貴家而使女縫裳其心褊急是以刺之也

汾沮洳

刺貴者之儉不中禮也

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

公路

三章皆興也汾水名沮洳者下濕之地莫者野菜似柳葉厚且長有毛刺可為羹彼其之子指采莫者美無度言其美不可量也雖云美無度然身親賤事儉嗇之過殊不類乎貴人也公路掌公之路車者然意其為貴者之美稱耳未必真為是官公行公族亦然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

公行

汾一方言在汾水之傍也采桑葢以供蠶者美如英

如花之萼也公行掌兵車之行列者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

公族

藚似車前草謂之水舄寸寸有節

園有桃

自言其心之憂而人莫知之之辭

園有桃其實之殺心之憂矣我歌且謡不知我者謂我

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葢亦勿思

興也園中有桃實可充殽而人未知之以興我心之憂人亦莫能知也歌謡者憂之無奈以散其憂也其不知我者謂我乃士無所事而驕樂故歌且謡葢不知者皆小民也為士而憂乃憂國而彼小民者宜其不知也彼人是哉子曰何其葢曰彼之為政者是矣而子乃憂其不然獨何為哉其誰知之葢亦勿思傳

曰彼之非我特未之思爾誠思之則將不暇非我而自憂矣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葢亦勿思

棘者小棘叢生其實亦可食聊以行國言遊行國中可㣲其憂也士也罔極言士之放浪遊戲無窮極也

陟岵

孝子役思念父母也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尚慎旃哉由來無止

三章皆賦也行役之時去家既遠乃登山之無草木者以望父之所在父曰嗟予子行役此下四句皆託為父之言也想父之在家必曰嗟我子之行役自蚤至夜無有止息勞苦甚矣尚願慎之苟無罪犯尚可以歸來而不止留於外也

陟彼屺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尚慎旃哉猶來無棄

屺山之有草木者棄謂棄親而歸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尚慎旃哉猶來無死

岡山脊也必偕者與其儕輩同作同止不得自如也

十畝之間

賢者不樂仕思與其友歸于農圃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賦也十畝塲圃之地也閑閑泄泄皆自得之意行者將也此蓋位卑禄薄之人雖有去意而未能即去故言將還也

伐檀

美君子隱居之志也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三章皆興而賦也伐檀將以為車而置之河干乃不為用以興君子有道而不仕也不稼不穡以下四句託為君子之自言益曰于稼也而不種于穡也而不斂何以有禾三百廛之多于狩獵也而不身親之何以瞻而庭有縣獸貆者貉也彼君子兮不素餐兮又

詩人稱美之辭言彼君子者誠能不素餐矣素餐者無功而食祿也

坎坎伐輻兮置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伐輻者伐木以為車之輻也清且直者水清而又不瀠廻也億十萬也特者三歲獸

坎坎伐輪兮置之河之漘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囷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兮彼君子兮不素飧兮

伐輪伐木以為車之輪也淪者小風水成文如輪之轉也囷圓倉鶉鷂鶉也熟食曰飧

碩鼠

民困于貪殘之政而思去之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三章皆比也碩鼠之食粟比有司之重斂三歲貫女言歲歲恣其求取不敢違拒故習貫以為常也莫我肯顧不顧念我之貧困也樂土者無苛政之處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直猶伸也得以伸我之困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莫我肯勞不能慰勞我也誰之永號無復號呼以訴苦也

詩演義卷五